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二

宋

欽宗皇帝

〔丙午〕靖康元年

金太宗完顏晟天會四年是年以後依東晉例金國用分注紀年

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

金師日逼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日有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幹喇布破相濟二州

先是李鄴至慶源府幹喇布欲

選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至鄆郭遣藥師以二千騎前驅進破二州

慶源府宋大觀中置今直隸趙州是

時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

岸金將達呼布

金史作洪郭達呼布世居錫鬻永補又作敵古本洪郭舊作黃掘錫鬻舊作星顯今並改

奄至方平奔潰

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

兵二萬退保滑州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

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破滑州何灌奔還

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邱盜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王黼庸妄誤國其罪已不容誅沉常時則

怙寵急則挾
事以逃登
怒臣休戚
與共之誼
自當逮捕
以肆諸市
朝為身恩
不忠者戒
既罰不貶
雅盜猶託
曲全取欲
之體欽宗
為即此有
以規之矣

汴都戒嚴
白時中輩
皆欲委棄
而力主堅
綱之說持
守頗正及
欽宗以命

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水名山字貫遠撫州臨川人昌遣武士躡及于雍邱

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于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彥

賜死並籍其家勸放歸田里勸以花石取綱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徽官至常遠軍節度使

舟望兵數十人擁以自衛聲稱蕭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要人職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臣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驛僕亦至金紫天下為

之扼腕至是凡由勸得官者皆罪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本潤州宋升為府今隸江南帝聞幹喇布濟河即下詔親征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

上皇如亳州于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

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

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而陪

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上皇尋至鎮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

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

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曰時中謂京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

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

將爲國無
意中豈無
一材可侮
陳之者且
目難亦何
之難慨請
行乃漫以
時中邦彥
爲對綱甯
不知二無
能庸儒人
其盡職蓋
由心嫉二
人故不覺
欲置之死
地以觀其
債事然時
危論將不
宜復參平
私好惡之
臣此固純
之能免責
議矣備不

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
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
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義會內侍奏
中官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
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惶恐受命幸
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明日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
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
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
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
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
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金幹喇布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

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張邦昌邦昌時爲少宰往爲質癸酉幹喇布軍抵汴城據牟

駝岡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北宋時有天顧監爲養馬之所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時白時中免邦彥爲太宰力請割地求

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駕部員外郎鄭望之

字顯道

防禦

使高世則

字仲貽遼俗從孫

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

攻宣澤門

汴河上北門名

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

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穀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曰上皇

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

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

稅時同知樞密院

綱曰安

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喇

布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喇布謂

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

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

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

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

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乙亥稅與金使蕭三寶努

舊作三寶奴今改

耶律忠

王沕等偕來

徽綱目作丙子稅至與宋史不合

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是日金人

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首數千

金幣數逾千萬。下且竭。天微及李綱。亦富不之。見及金將。知則需索。以多特舉。固不相難。意金幣也。欽宗力尚能。抗則當從。李綱言。其議盟。以待援兵。四集爲背。敗集未可。敗亦未可。敗若竟大。則死社稷。不以死社稷。強顏稱姪。乎割地。旦盟苟延。夕而仍無。解于青城。之逼五國。之遷貽笑。世何其怯。

級何灌力戰而死。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丙子。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字元用。錢塘人。以誓書先往。並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始達金營。

統制官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

續綱目作都統制馬忠。考馬忠宋史欽宗紀作統制官。神師道傳作偏將。非都統制也。今改書。

金游騎

大掠于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尼瑪哈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至洛。聞幹喇布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赴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洎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

靖康國步
瀕危李綱
計取之說
亦不過僥
倖萬一為
姚雖世當
名將而失
大勢已不
即并力不
衷有濟乃
能事重以
平仲不重
國事為私
姚嬖自獨
虛功名浮
端以促師
期輕脫而

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通。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
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
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

計。事具前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

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
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

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
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
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
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
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
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
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

使軍下遂
有兵歸之
終于殘破
平仲實不
得辭其罪
矣然李綱
素持堅壁
老帥一見
何利速戰
士爾改圖
遠固非人
德固所挽
力耶宋人
回耶宋人
納叛宋人
初不召人
備禦之策
死守之謀
大事已失
欽宗復甘
心屈辱舉
自請盟更
用乃兵至
則罷主戰
之臣以謝
之兵退則
臣主和之
臣挑之

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喇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吏覺之。幹喇布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在祥符西以神臂弓。每類能射二百四十餘步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罷李綱以謝金人。幹喇布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使。時宇文虛中聞汭圍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

所謂既不能令又必亡之勢耳

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尙書右丞。京城防禦使。東等

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

略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等庸懦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

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收盟否也竊恐處兵南向大梁不

可得陛下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仇金陵正慮童貫蔡攸來助等往往生變亂如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

兵民騷動至于流涕咸謂不日爲慶擒矣罷綱非特廢邦彥等計中又墮慶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闔外付種師道宗廟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諫

書奏軍民不期

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

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澣恐生變

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于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

綱後期衆鬱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蜀人麾之不退

帝顧戶部尙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

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

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乃相麾聲喏而散

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置太學諸生于獄人

人備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彈劾奏東爲太學鈔東力辭以歸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甲七系代通監軍章

卷八十二宋太宗皇帝

五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樞

上皇第五子

爲質于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

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

金幕府見幹喇布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納隨虛中入城要越

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並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

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喇布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圍城蔡懋

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

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喇

布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

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

丞呂好問

字彞淵希折之子

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

禦敵之備當速講求

不聽

金人既退詔赦天下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蓋國害民之事一切廢罷復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李邦彥免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悅

爲尙書左右丞邦彥罷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

交論之乃出知鄧州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

字中古可適之子

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

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

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喇布已退李綱

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

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

字嶽老義邑人

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

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用趙充國

之老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

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

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

遣師追擊之帝亦不聽

以楊時兼國子監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

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

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金尼瑪哈入威勝軍

注見前

破隆德府

宋置今山西靈安府是

尼瑪哈攻太原悉破諸

汴以至於未
出以從李
敢以即失
加遺諸將
網命諸說
三擊已深
戒其起覺
何人瑪哈
遣人邀賂
則又恃勤
王兵大集
而挑怒之
登縱兵追
擊則爲覺
人拘執使
乎宋廷舉
此益可笑
其亡耳

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

內外不相通及聞幹喇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

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

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南關在沁州武鄉縣西北北關在太原府祁縣東兩關相控號南北關路甚險隘尼瑪哈歎曰

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

下隆德府知府張確字守固邢州宜祿人死之進屯澤州旣而尼瑪哈還雲中留尼楚結圖太原

貶蔡京爲祕書監童貫爲左衛上將軍蔡攸爲大中大夫時三人皆從

上皇行以陳東言貶之梁方平尋亦伏誅

以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俅字里無考徽宗朝以殿前都指揮

使加太尉進開府儀同三司後欽宗諱諱請奸倖已死詔追奪其官事在本年七月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

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往圖

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

挾太上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若罷聶昌之行請于

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三月張邦昌李稅免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桌爲尙書右

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

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

時處仁已拜中書侍郎。

會議者以張邦昌私于敵。故尼瑪哈

復至。社稷之賊也。遂與李昉並罷。而拜處仁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唐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言者又論宇文

虛中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幹喇布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謂關中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

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可幹喇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喇布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

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先是尼瑪哈遣薩滿

舊作撒撻今改

後仿此

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

注俱見前

河清

遼與金肅州同置

四軍及武州等

八館

方輿紀要在廢武州界遠置館舍于此因名

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

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

方輿紀要在朔州西南宋初與遼分界處

兵馬監押朱昭

字彥明府州府谷人

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

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固新

續綱目作果仲考金史希尹傳無此事今從宋史夏國傳固新舊作兀室今改後仿此

以數萬騎

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報其使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

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于

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

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右司諫陳公輔

字國佐台州臨海人

乃爲李綱結

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

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諶爲皇太子

詔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

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又

於時外事
危在旦夕
宋室君臣
不此之務
而高談微
隱之舉即
果用尹焞
其在何能
其播遷耶

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

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

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尙書梅執禮

字和勝婺州浦江人

戶部侍郎邵溥

雍之孫

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

字康侯建寧崇安人

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

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仍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

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

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

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

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

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

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

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